

秦俊
著

秦穆公传

春秋五霸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出版集团

春秋五霸

秦俊 著

秦穆公传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五霸秦穆公传/秦俊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354-5210-8

I. 秦… II. 秦…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0908 号

责任编辑:林子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一非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 插页:1

版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3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智者无敌·····	1
第二章 两只蝎子·····	12
第三章 用梦杀人·····	24
第四章 伯乐相马·····	36
第五章 一对苦鸳鸯·····	49
第六章 苟富贵，勿相忘·····	61
第七章 治屁·····	73
第八章 陆地之鱼·····	83
第九章 唇亡齿寒·····	94
第十章 五穀之皮·····	107
第十一章 雍城对·····	121
第十二章 两个伯乐·····	133
第十三章 西乞术卖艺·····	144
第十四章 孟明视传奇·····	155
第十五章 百里奚认妻·····	166
第十六章 宫变·····	177
第十七章 野人三百·····	188
第十八章 春风二度·····	198
第十九章 再置晋君·····	208
第二十章 牛贩子弦高·····	219
第二十一章 折戟崤山·····	230
第二十二章 破釜沉舟·····	242
第二十三章 姚圆圆夺储·····	254
尾声·····	265

第一章 智者无敌

巴桑抬高了声音说道：“吾乃雷部正神闻仲是也，诸位神仙若有为难德公者，请自报家门。”

内史廖顿了顿说道：“若单单是两个人斗殴，也许是力大者、刚猛者居上。但指挥一场战争、治理一个国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笼子里关着一个奇物，说它像只老鼠，老鼠没有这般硕大，说它像只大猫或兔子，却又长着一张老鼠的嘴巴。

秦德公的心绞痛病又犯了，疼得他冷汗如雨。

他这病已经很有几年历史了。

第一次得病的时候他才十五岁。

一个十五岁的娃娃患心绞痛，连御医都觉得奇怪，又是用药，又是祈祷，也不见好转。后来还是秦德公自己做了一个梦，说把酒温热了喝能治心绞痛。御医将信将疑，但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办法，不得不给他温了一壶热酒。谁知，这一喝还挺管用，不到盏茶工夫，那心口便不疼了。自此，每当心绞痛病犯的时候，他便喝几樽热酒，这一喝便是十九年。

这一次不行了，他一连喝了八樽也没有将疼止住。没止住他便一直喝，直喝得酩酊大醉，昏睡了一天一夜。

昏睡了一天一夜的秦德公慢悠悠地睁开双眼，映入他眼帘的，除了爱妃和三个儿子，便是年轻的内史廖。

不知谁惊呼一声：“主公醒了！”

众人齐把目光移向秦德公，一脸的惊喜。

“水，水！”秦德公觉着口渴，嚅动着嘴唇说道。

立马有人将水递了过来，先是用调羹喂他，喝下六七羹后，他自己坐了起来，要过水碗，自个儿咕嘟咕嘟地饮了起来。

一碗水下肚，他立马有了精神，环视一周道：“诸位爱卿，请暂且退



下，寡人想单独和内史廖说几句话。”

待众人退去，秦德公拍了拍卧榻道：“廖爱卿，坐，请坐。”

内史廖也没有推辞，径直坐到了榻上。

“廖爱卿，寡人之疾，卿亦亲见，犯起来一次比一次厉害，寡人之大限怕是将要来到了，世子^①的事还是早一些儿定下的好。”

内史廖宽慰道：“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患病之理！一患病便想到驾薨^②之事，未免有些太悲观了吧。”

秦德公轻叹一声道：“卿不要安慰寡人了，寡人的病寡人知道……”

正说着，一白胖白胖的官员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主公，您所要找的人，小臣给您找到了。”

秦德公面露喜色道：“他现在何处？”

白胖官员道：“在宫门外候驾。”

秦德公迫不及待道：“快请。”

内史廖欲言又止。

在百官中，秦德公比较器重的是四个人，内史廖便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内史廖并非不知道。但有比内史廖更受宠的，那便是刚进殿的那个白胖官员——公子玉。

公子玉是秦德公的族弟，年轻时长得很英俊，又能说会道，秦德公很喜欢他，一天不见，如隔三秋。宫中都传着他俩有一腿^③，不知是真还是假，但德公犯病时，内侍闻风而入，寝宫内只有他君臣二人，且各自仅穿了一条大裤衩子。

当然，内史廖奉命进宫的时候，秦德公和公子玉早已穿戴整齐。只听公子玉对秦德公说道，臣认识一个异人，叫巴桑，来自遥远的天山，他能驱死尸行走。

德公轻轻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他见德公不信，有些急了：“真的，臣不敢骗您！臣的一个奴仆，有一个舅舅，去天山贩卖羊毯，患恶病死在了那里，尸体运不回来，其从人求助于巴桑，巴桑一边作法，一边命小徒取清水一碗，碗至，置符咒于水碗之中。他亲为前导，死尸居中，小徒持水碗随于后。人行尸行，人止尸止，但有一条，水不能洒。月余，尸抵家，挺立于棺侧。小徒将碗中之水

① 世子：即储君。

② 薨：古代称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的死。

③ 一腿：有性关系。

倾于地，尸立倒……”

德公将信将疑，同意公子玉去邀请巴桑。

巴桑在公子玉的前导下缓缓来到秦德公榻前，深深作了一揖。德公举目视之，只见他年将六旬，身長丈二，面如满月，长髯飘胸，二目炯炯有神，不由得轻轻颌首，暗自说道，真异人也。以目示内侍看坐。

巴桑落座后，一内侍慌忙捧茶伺候，唯有小徒在那里发号施令：准备席子一张、某某若干、某某若干……而后，将席子铺在地上，席子上方架有一根横木，横木上绑十根木棍、九根树枝。每根棍上分别挂有护身符、吊珠、长刀、弓和箭筒等物。九根树枝下分别均匀地摆放九个竹盒，内装甘蔗、桃子、荞麦、菽子等物。盒前分放九只小鼎，另有一鼎装满玉米，上插鲜花。——鼎者，古代炊器也，多用青铜制成。圆形，三足两耳；也有长方四足的，也可作为立国的重器，烹人的刑具。

一切准备就绪，小徒打开随身包裹，取出鲜红披肩一条，长六尺，宽二尺，披在巴桑双肩，并结于胸前。

巴桑轻咳一声，向秦德公说道：“小臣开始请神了，小臣问您什么，您便回答什么，不得以他言相欺。”

秦德公诺诺连声道：“寡人谨记。”

巴桑拖着长腔道：“主公年庚几何？”

秦德公回道：“寡人年庚三十有四。”

巴桑道：“依主公之言，主公乃是属虎的了？”

秦德公回道：“正是。”

巴桑又道：“主公请臣进宫，所为何事？”

秦德公回道：“治病。”

巴桑道：“何病？”

秦德公道：“心绞痛。”

巴桑道：“这病是初犯，还是陈年老病？”

秦德公道：“陈年老病了。”

巴桑道：“有多陈？”

秦德公道：“二十年了。”

巴桑微微点头，并以目示小徒。小徒搬来龙椅一张，恭请巴桑入座。而后，端酒一樽，双手递给巴桑，并奉上桐叶一张。巴桑用桐叶蘸些酒洒在地上，剩下的一饮而尽。

他咂了咂嘴，双手朝脸上一抹，便全身发抖，用拖长的声调唱道：“阿麦……拉索……拉索，过往神仙听我一言，秦国国君秦德公，二十年



前得了心绞痛，那时他的年纪尚不满十五岁，于诸神无怨亦无仇，缘何要他患上此病？”

他突然抬高声音说道：“吾乃雷部正神闻仲^①是也，诸位神仙若有为难德公者，请自报家门。”

说毕，仰面向天，作侧听状。

“哦，吾还以为是哪家神仙，原来是白帝到了。”一边说，一边离座，躬身说道，“白帝请坐，请！”作让座状。

他双手合掌，向座上一揖道：“请问白帝，德公所患之病难道与您老有关？”

他故作吃惊状：“真的与您有关？但不知德公因何冒犯了陛下，使陛下如此惩罚于他？”遂作洗耳恭听状。

“哦，小臣明白了，自德公的曾祖文公之后，历代国君，从未祭祀过神灵，上帝使德公的父兄短命，以示薄惩。今德公在位二十年，仍然执迷不悟，故上帝命恶病附其之身，年三十五而薨！”

此言虽说有些唐突，秦德公也未曾怪罪。

他也不敢怪罪，这不是巴桑在讲话，他代表的是白帝。确实，自秦文公之后，秦国已经有七十九年未曾举行过祭祀大典了。

送走了巴桑，秦德公亲往雍城南郊的鄠^②，宰杀三百头牲畜作祭品，举行规模空前的祭祀大典，梁^③、芮^④两国国君闻之，携厚礼前来朝贺。此后雍城一带诸祠的祭祀活动也都全部恢复。次年，秦德公又首创祭祀伏旱的“伏祠”，于盛夏六月，入伏时节，设置伏日，杀狗祭祀，以御旱灾。

秦德公硬是多活了一年。

多活了一年的秦德公，抓紧了世子的确立。

若按秦国之制，嗣君的确立，也可以是嫡长子，也可以是亲弟弟。嫡长子也好，亲弟弟也罢，必须是一个勇者。

这是秦国的国情，也是历史使然。

秦之先祖，乃是五帝之一的颛顼，颛顼传皋陶^④，皋陶传伯翳，伯翳佐大禹治水，烈山焚泽，驱逐猛兽，以功赐姓曰嬴，为舜主畜牧之事。伯

① 闻仲：《封神演义》中殷纣王之太师，死后被封为雷部正神。

② 梁：即梁国，在今陕西省韩城市南。

③ 芮：即芮国，在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南。

④ 皋陶：唐尧时为士师官。

翳生二子：若木、大廉。大廉之后，有蜚廉者，善走，日行五百里，其子恶来有绝力，能手裂虎豹之皮，父子俱得殷纣王之宠，相助为虐。武王克商，诛蜚廉并及恶来。蜚廉少子曰季胜，其曾孙名造父，以善御得幸于周穆王，封于赵，为晋赵氏之祖。其后有非子者，居犬邱，善于养马，周孝王用之，命畜马于汧、渭二水之间，马大蕃息，孝王大喜，以秦地封非子，为周附庸之国，并使非子续嬴之祀，号为嬴秦。传六世至襄公。是时，周幽王当国，荒淫无道，昏庸无能，为博得褒姒^①一笑，“骊山烽火戏诸侯”，为犬戎所杀。秦襄公得知王室有难，亲率精兵攻入镐京^②，与晋、卫、郑三国之兵联手将犬戎赶走，拥立幽王之世子姬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周平王为了报答秦襄公，将其由附庸之国，擢为三等之国^③，列于诸侯。犬戎自到镐京扰乱一番，识熟了中国的道路，虽被诸侯驱逐出城，其锋未曾挫折，又自谓劳而无功，心怀怨恨。遂大起戎兵，侵占周疆。岐丰之地^④，半为戎有。戎得寸进尺，又向镐京逼近，连月烽火不绝，又宫阙自焚烧之后，十不存三，颓墙败栋，光景甚是凄凉。平王一来府库空虚，无力建造宫室；二来怕犬戎入寇，遂萌生了迁都之念。俟迁都之时，秦襄公亲自领兵护驾，平王甚是感激，思来想去，无甚以赏，便将岐丰之地赏给了襄公。——“今岐丰之地，半被犬戎侵据，卿若能驱逐犬戎，此地尽以赐卿，稍酬扈从之劳。永作西藩，岂不美哉！”

这本是周平王给秦襄公的一张空头支票，秦襄公却当了真，返国后，当即整顿兵马，向犬戎杀去，经过数十次恶战，将犬戎杀得七零八落，远遁关中部山中，岐丰一带，尽为秦有，遂成大国。

天公不作美，秦襄公英年早逝，犬戎主乘机反攻，秦文公一败再败，连国都也被迫从汧城迁回了西犬丘。

文公者，襄公之世子也。

经过三年休整，文公开始反攻，不但恢复了岐丰之地，并将国都又由西犬丘迁到了汧城。

① 褒姒：周幽王宠妃，周朝第一美女。

② 镐京：西周国都，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长安县。

③ 三等之国：周时，大封诸侯，爵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公为一等国，侯为二等国，伯为三等国，子为四等国，男为五等国。

④ 岐丰：岐，古邑名，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周文王之祖父古公亶父在位之时，受戎狄威逼，自幽迁于此，并以此为国都。丰，亦作“酆”，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沔河以西，周文王伐崇侯虎后自岐迁此。周武王时虽将国都丰迁镐，而丰宫不改，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公元前 716 年，秦文公薨，太孙秦宁公即位。秦宁公即位时虽年仅十岁，却少年老成，他不仅礼待大臣，广纳谏言，还亲率军队，与亳国作战，占领了关中西部。

正当他踌躇满志，大展宏图之时，却身患伤寒，又一个英年早逝。将逝之时，留下遗言，凡我大秦为国之君，必由勇者继之，自此形成定制。

秦德公有三个儿子，长子任武，二子任文，三子任好。兄弟三人，都酷爱武艺，但与二位兄长相比，任好的武功略逊一些，任武和任文的武功，乃在伯仲之间。到底是立任武为世子，还是立任文为世子，秦德公犯了踌躇。

这一踌躇便是三月。待他的心绞痛又犯一次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以武艺高低来决定。

要评判出武艺的高低，最好的办法是一对一的厮杀，但这未免有些残忍。何况，这兄弟三人一向很是友爱，弟弟向哥哥动手也罢，哥哥向弟弟动手也罢，不一定使出真力。

德公想了三天，拟出一个比武的法则：一、比射箭；二、比狩猎；三、布一个牯牛阵。如此以来，三兄弟便不需直接对阵了。

第一场比赛，三兄弟靶靶皆中红心，难分伯仲。

第二场比赛，任武猎得猛虎一只，狡兔三只；任文猎得凶豹一头，野雉三只；任好猎得黑熊一头，野羊一只。又是一个不分伯仲。

第三场比赛，只有任武闯出了牯牛阵。

牯牛阵者，以一百八十九个彪形大汉为牯牛，围成六圈，第一圈三人，第二圈六人，第三圈十二人，第四圈二十四人，第五圈四十八人，第六圈九十六人。破阵者居中，破阵者从第一阵破起，连闯六阵，方算成功。

如此看来，任武是第一勇者了！故而，秦德公诏告天下，立任武为世子。

内史廖也承认任武是第一勇者，但他觉着，任武过于暴戾，不适宜做国君。

任武确实有些暴戾。

秦国得以扩展，全凭军队，而军队中，尤以骑兵为勇。要发展骑兵，马是第一要务。故而，秦国规定，盗战马者死。

秦国有一野人，养良马一匹，名唤菊花青，壮而矫健，被征为战马。——野人者，非今日之野人也。当时，凡四郊以外之地，俗称为“野”或“鄙”，野人是指在野的农业生产者。

忽一日，马自军营脱缰而出，为野人所获，杀之。任武得报，不分青红皂白，灭野人三族。朝野为之喧攘。

内史廖本着对秦德公的一片忠心，面见秦德公，委婉地问道：“臣有一事不明，想求教于主公。”

秦德公笑道：“请讲。”

廖问道：“勇者和智者，谁更强大？”

秦德公毫不迟疑地回道：“勇者。”

廖又问道：“老虎和农夫谁强大？”

秦德公笑回道：“这还用问，当然是老虎了！”

廖摇头说道：“不一定。”随即给秦德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天，有一只老虎，看见曾打败过自己的水牛被农夫吆喝着耕地，便去问水牛为什么怕农夫。水牛说因为农夫有“智慧”。于是，老虎便向农夫要求，想看一看他的“智慧。”农夫说把“智慧”忘到家里了，真想看的话我可以回去拿。但又怕老虎跑，害得他白跑一趟，想把老虎捆起来。老虎想也不想便同意了。于是，农夫便解下腰带和牛绳套，把老虎捆了个结结实实，这才回村去了。等他归来时，屁股后跟了十几个村民，还赶了一辆牛车，牛车上拉了一只铁笼，在农夫的指挥下，村民们将老虎装进了铁笼，拉到闹邑^①里供人“欣赏”，欣赏一次两个铜钱……老虎提出了抗议：“你不是给我回家拿‘智慧’去了，怎么把我关进笼子，还拿我赚钱？”

农夫笑回道：“单打独斗，我斗不过你，但我却把你擒住了，这就叫‘智慧’。”

老虎无言以对，越想越是后悔，既思念家乡的森林，又后悔自己傻，低声诵道：“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廖笑问道：“主公听了臣的这个故事，作何感想？”

秦德公笑回道：“卿所讲的，只能作为一个故事，只能作为一个饭后的笑料，老虎是一个野兽，试问野兽会说话吗？”

廖沉默良久道：“好，臣给你讲一个人。臣没讲这个人之前，臣问您，世上有魔鬼吗？”

秦德公回道：“有。”

^① 邑：泛指一般城市。



廖问道：“魔鬼与人相比，谁更厉害？”

秦德公回道：“那当然是魔鬼厉害了。”

廖道：“那臣就给您讲一个魔鬼与人的故事吧！”

海底里有一个瓶子，这瓶子里困着一个巨魔。那是五百年前一个神仙把巨魔收到瓶里的。巨魔曾经许过一个愿，谁能把这个瓶子捞起来，把瓶塞打开，救他出来，他就赠给这个人一座金山。可是，五百年过去了，还没有人把这瓶子捞起来。巨魔十分气恼。他诅咒说：“以后，如果谁把我救出来，我就一口把这个人吞掉。”有一个青年渔夫，撒网捕鱼，当他收网的时候，发现网里有一个古旧瓶子，他把瓶塞打开，啊！一阵浓烈的烟雾喷出来，徐徐吐出一个比山还大的巨魔。“哈哈哈哈哈！”巨魔的笑声，震得海涛汹涌起来。他说：“年轻人，你把我救出来，我本应谢谢你，可是，你做得太迟了，倘若你早一年把我救起，你就可以得到一座金山啦！唉，我等了五百年，我太不耐烦了，我已经许了恶愿，要把救我出来的人一口吃掉！”

渔夫吃了一惊，既惧且悔：我救了你，你不但不感恩，反而要吃我！他恨不得冲上去掴巨魔几个耳光。

但他不敢。若论单打独斗，他绝不是巨魔对手。

他默想片刻，笑吟吟地说道：“汝这谎撒得未免有些太大了吧，看你的身躯，壮得像一座大山，莫说我手中的这个古瓶，就是换作一只水桶，也盛不下你一个脚指头，可你竟然说你是从这个瓶子里出来的，鬼才信呢！你若真的是从这个瓶子里出来，你就再钻进瓶子里去，若真这样，不说我，连我的娇妻和爱子，也一并让你吃掉。”

巨魔嘿嘿一笑道：“汝这话当真？”

渔夫道：“我若骗你，天打五雷轰。”

巨魔竟然信了，化作一阵浓烟，徐徐进入瓶子里。渔夫立马拣起瓶塞将瓶口堵住，任那巨魔百般央求，也不为动。原本想将瓶子扔进大海了事，又恐怕别人打捞出来，步自己的后尘，寻了一把刻刀和竹片，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刻在竹片上，又将竹片系在瓶子上，一同抛入了大海。

廖顿了顿道：“若单单是两个人斗殴，也许是力大者、刚猛者居上。但指挥一场战争，治理一个国家，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它得靠智，智就是智慧，智慧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我们之所以拥有智慧，是因为我们有崇高

的灵魂，不是飞鸟却可以翱翔，不是游鱼却可以畅游海底，这全部都是因为我们人类，拥有灵魂，拥有智慧。灵魂智慧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它为我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让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智慧犹如一把金钥匙，可以随时打开我们头脑的门，智慧是隐身人，智慧就是力量，智慧是战无不胜的！”

听了廖这一番言语，秦德公沉思良久，方道：“卿所讲的这两个故事毕竟是故事而已，不管是农夫智擒老虎，还是渔夫智斗巨魔，有哪个人亲眼见过？卿若真的想说服寡人，卿就讲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一个智者战胜勇者的故事。”

廖笑道：“这故事不用讲，但臣想问主公一句话，就世子与任文、任好二公子相较，孰最刚勇，孰的脑瓜最好使？”

秦德公回道：“若论刚勇，当然是世子了。至于脑瓜吗？任文和任好似乎高出世子一筹。”

廖道：“如此说来，那勇者当推世子了？”

秦德公道：“是这样。”

廖又道：“智者呢？智者应该是任文和任好了？”

秦德公轻轻颌首。

廖道：“果真这样，请主公把世子和任文、任好二位公子召来，臣要当面考较一下他兄弟三人，看一看智者和勇者谁厉害。”

秦德公道：“好！”当即降旨一道，命世子与任文、任好，即刻来前殿面君。

不到盏茶工夫，三人相继来到前殿，躬身向秦德公请安。此时的秦德公，已经随内史廖来到了前殿前的庭院中，迎风而立。廖就站在德公身旁，怀中抱了一只大红公鸡。

廖笑对世子和任文、任好说道：“今日里主公高兴，想和世子并二位公子做一场游戏。这游戏么……”

他从公鸡身上拔下一根翎毛，对世子说道：“世子刚勇堪称天下第一，但不知世子能不能将这根翎毛掷到墙外？”

世子不假思索道：“莫说一根鸡毛，就是一个活人，我也能把他掷到墙外。”

廖笑嘻嘻地说道：“如此说来，就请世子一试。”

世子右手拿着鸡翎，面墙而立，风从对面吹来，像针刺一般，他一连掷了十几次，也没有把鸡翎掷过墙去，气得满面发紫。

秦德公一脸不悦地说道：“汝暂退一旁，让你二弟掷吧。”



任文接过鸡翎，并不急着投掷，而是拣了一个有棱角的小石头，又从腰中丝带上扯下几根细丝，将鸡翎和小石头拴在一起，轻轻一掷，那鸡翎便飞过了院墙。

秦德公虽说没有说话，却是一脸的喜悦。

轮到任好的时候，他既没有拣石头，也没有扯丝带，反把整个鸡子要了过来，面向内史廖笑问道：“鸡翎是从哪里来的？”

廖回道：“鸡身上来的。”

任好道：“是鸡翎重，还是鸡子重？”

廖回道：“当然是鸡子了。”

任好又道：“是一个鸡翎多，还是鸡身上的鸡翎多？”

廖回道：“当然是鸡身上的鸡翎多了。”

任好道：“那我情愿将这个比鸡翎重的，又非一根鸡翎的鸡子掷过墙去，您看怎样？”

廖颌首应道：“可以。”

任好将手一扬，鸡子从院墙上飞了过去。

世子大声嚷道：“这不行，说的是掷鸡毛，没有说掷鸡子！”

秦德公皱着眉头斥道：“尔嚷嚷什么？回后宫去！”

复又指着任文、任好道：“汝也退下吧。”

等世子和二位公子离去后，内史廖笑问德公道：“这一场小游戏，主公已经目睹过了，请主公说一说，是勇者力量大，还是智者力量大？”

秦德公长叹一声道：“这很难说，因为它毕竟是一场游戏。”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秦德公的心绞痛又犯了，不得已，仍是靠喝醉酒才撑了过去。但这一次醉的时间，比上一次多了两天两夜，醒来后一脸的憔悴，头发晕，连走路都打摆子。

姜戎主^①吾离，既勇且狡，屡屡入寇岐丰，秦德公奋起抗击，五胜三负，方把姜戎主的气焰压了下去。——姜戎者，夷族也，在秦国之西北，立国已有数百年，在戎狄之族所立之国中，国势最强。但通过和秦军的几次较量，他知道单凭武力是征服不了秦国的。于是，便萌生了一个歪门邪道，遣使携国书一封，并怪物一只，直驰秦都汧城。

秦德公闻听戎使到了，强打精神，在前殿接见了戎使。戎使呈上国书，袖着双手，一脸怪异地瞅着秦德公。

^① 戎主：夷狄之国君不同中原，称主。

秦德公展而读之：“上国之君亲鉴：寡主与上君，大小战不下八次，互有胜负。今当草肥马壮之时，寡主有心与上君再作一场拼杀，忽闻上君贵体欠恙，跨不了马，提不了枪。寡主若是就此罢兵，又有些不甘。中原之士，常讥我戎狄之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勇而缺智，寡主欲和上国斗一斗智，不知上君，肯赏脸否？”

秦德公将姜戎之国书朝御案上啪地一放，满面不屑地向戎使说道：“寡人和贵主，是打出来的朋友了，他有几斤几两，别人不知，寡人还不知道吗？寡人赏他一个脸，怎么一个斗法，还请贵使明示。”

戎使道：“外臣带来奇物一件，上国君臣若能叫得出此物之名，并将其降伏，下国愿意臣服上国，永不犯边，否则，可别怪下国做出不义之事——趁火打劫了！”

说毕，袖手而立，冷面相观。

秦德公强压怒火道：“那奇物今在何处？”

戎使回道：“被挡在宫门之外。”

秦德公当即传旨一道：“放它进来。”

约有盏茶工夫，二戎卒抬着一个铁笼子进来，那笼子里关着一个奇物，约有八九斤重，说它像只老鼠，老鼠哪有这般硕大？说它像只刺猬，皮毛却很光滑；说它像只大猫或兔子，却又长着一张老鼠的嘴巴。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呢？

这却难坏了秦朝君臣，一个个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八字。与之相反，戎使及二戎卒却是一脸的得意、轻蔑之色。

前殿一片肃静。

秦德公把二目移向内史廖，欲言又止。廖大跨一步，双手抱拳，对戎使说道：“我大秦千里之国，岂能无人识得此物？请假我半年之限，定然给贵使一个满意的答复。”

戎使一脸戏谑道：“半年是不是有些太长？”

廖道：“那就五个月吧！”

戎使道：“还是有些太长。”

“四个月呢？三个月呢？汝不能逼人太甚！”

戎使终于点头了：“三个月就三个月吧。”

廖道：“咱一言为定！”

戎使道：“一言为定。”

廖道：“请，请贵使先去驿馆安歇。”



第二章 两只蝎子

室内只剩下一只公猫，见了德公，不仅不惧，反竖起两只前爪，喵喵地乱叫，似是要将活人吞噬。

为了把龙椅顺利地传给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秦成公开始蜇人了。

任好与姚圆圆玩得久了，玩出了火花，一个非他不嫁，一个非她不娶。谁知半路里蹿出来一个王母娘娘……

戎使哼着不知名的戎歌走下前殿。

秦德公目扫群臣，嘶哑着声音说道：“诸位爱卿，今日之事，为汝等亲闻亲见，三个月之内，若是破解不了这个怪物，姜戎便要兴兵伐我。伐我倒在其次，怕是我大秦自此之后要为列国所不齿了！唉！”他又是一声长叹。

廖安慰道：“主公不必叹气，还是臣那句话，我大秦千里之国，岂能无人识得此物？”

秦德公道：“如此说来，寡人将此事交卿办理如何？”

廖摇手说道：“不可，不可！臣年轻识浅，不堪负此大任。”

秦德公道：“依卿之见，孰可负此大任？”

廖道：“世子和二位公子。”

秦德公若有所悟，当即口授一诏：“姜戎欺我大秦无有智人，贡献怪物考我，特命世子和任文、任好，不拘何种方法、何种形式，若能破解并降伏怪物，寡人将有重赏。”

世子与任文、任好齐声答道：“儿臣遵旨！”

哥仨出得前殿，分头行动。

先说世子，率内侍二人，径直来到驿馆，将戎使召到跟前，直言相告道：“汝所献之怪物，出自汝国，汝岂能不知怪物之名？汝若以实相告，

万般皆休。若道半个不字，明年此时，便是汝的忌年！”

戎使并不畏惧，缓缓说道：“世子所言甚是，外臣所献之怪物，外臣不仅知道它的名讳，亦知降伏之法，但不能告诉世子，世子硬要以武力相屈，外臣甘愿献上小命一条！”

“你……”世子气急败坏地说道，“来人，大刑伺候！”

他这一伺候，竟把戎使伺候得断了七根肋骨，当场昏厥过去。

世子慌了。

世子怕了，亲赴寝殿，向秦德公请罪，把个秦德公气得二目冒火，狠狠扇了世子两个耳光。

任文的脑瓜比任武略胜一筹，他知道自己不行，便跑去请教他的老师，老师听了他对怪物的描述，坦诚相告：“此等怪物，老师也没见过，但老师向汝举荐一个人，这个人叫姬诵，外号百事通，今年已经九十二岁，早年在西戎做过谋臣，见多识广，如今就住在汧城南门之外的姬家庄，汝可去向他求教。”

任文躬身而退，备了一份厚礼，亲去姬家庄拜访百事通。百事通听了他的来意，沉思良久道：“此怪物，怕是一个老鼠精呢！但如何降伏，老朽无能为力。”

任文连道了三声谢字，驱马返宫，对秦德公说道：“此怪物乃是一个老鼠精。”

秦德公问他如何知道，他便将如何请教先生，又如何去见百事通，一一讲述一遍。

秦德公道：“汝虽不是一个智者，但知道向智者请教，算是半个智者了。”

他又是一声轻叹，摆了摆手道：“汝下去吧。”

世子不行，任文也不行。于是，秦德公便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任好身上。

任好呢？

任好回到自己的寝宫，冥思苦想了一天一夜，拟就告示一张，诏告天下，那告示上边，还绘有怪物的图形。

姜戎，秦之仇国也。贡献怪物一只，约有八九斤重，说它像只老鼠，老鼠没有这般硕大；说它像只刺猬，皮毛很是光滑；说它像只大猫或兔子，却又长着一张老鼠的嘴巴。若有人识得此物，且又知降伏之法者，请进官面见公子任好，当有重赏。